



## 职工文学作品专版

## 理发师的别样成考

■颜怡选

18岁那年,我步入社会,成为一名手艺人——剃头匠。不承想,做了二十年理发的我临近不惑之年,竟会再度踏入成人高考的考场……

“叮铃铃……”早晨六点半,手机铃声突兀响起。我从睡梦中惊醒,睁开惺忪的睡眠,伸手去摸手机。手机屏幕上显示是章约翰来电:“怡选,起床了吗?我们去报名参加成人高考吧!”

“什么,成人高考?”我的大脑还未从睡意中清醒过来,努力整理着思绪。

“一起考有个伴,我把报名老师的微信推荐给你。”电话那头的章约翰激动不已。

“嗯,好的。”我迷迷糊糊答应着。

章约翰是我的同行,因职业相同,平时接触较多。我俩互为目标,又相互激励,同时也见证了彼此的成长。我俩虽身为理发师,但对于学习,却格外的热情。

诚然,对于二十年没考过试且拿惯了梳子、剪刀的我来说,再次参加考试,难度可想而知。章约翰也多次向我表露出这方面的担忧:“怡选,我都把以前学的知识还给老师了,怎么办?”

“没事的,慢慢复习,会考上的。”我虽心里没底,但不为挫败彼此士气,只能好言相慰。

遥想上次进高考的考场,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那年,我高三没读,辍学在家,继而学了理发,参加高考时已学理发近一年。踏进考场,不过是弥补人生的缺憾罢了。求学十数载,如若未经高考历练,人生不免留有遗憾。

时隔一年,我放下手中的梳子和剪刀,提起笔,与昔日的同学共赴考场。考完试,我回到理发店继续学艺。令我意外的是,我竟收到了杭州广播电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不足五十克的录取通知书,在我心里却有着不可掂量的分量,它不仅是对我的鼓励和肯定,更是我学生生涯的一个见证。至今,这份录取

通知书,依旧躺在我家的书房里,静静地陪我走过了二十余载春秋。

考试那天,我仿佛回到了青涩的学生时代。只是当年的我尚为人子,青春懵懂,不知考试对人生的影响几何。而今,我已身为人父,身上多了份责任与担当,方知惟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出门时,细雨濛濛,我撑了一把伞,匆匆赶往考场。临近考场,我看到考生们三三两两撑着伞疾步朝考场走去,五颜六色的伞,犹如一个个移动的精灵,点缀着灰蒙蒙的雨天,为其增添了几分勃勃生机。我快步赶上人群,加入赴考的队伍

中。

离开考还有半个小时,考场外挤满了等待入场的考生。我环顾四周,发现考生们的年龄差距悬殊,其中有意气风发的青葱少年,也不乏方兴未艾的中年人。我借机与几位考生搭讪,问年龄,问职业,问理想,彼此一一作答,相谈甚欢。

考完试,我回店拿起剪刀和梳子,继续穿梭于眼前的现实与编织的梦想之间。对我来说,结果已经不重要了,不管录取与否,都算是人生的一场历练。诚之所感,触处皆通,心之所向,终至所归。

(作者系苍南县灵溪镇卡尔诗美发店理发师兼店主)

## 老张董事长

■张志松

高中毕业那年,我与高考无缘,只好回家“修理地球”。父亲见我根本就不是种田的料,多次托人找关系,让我如愿地进入了县城的一家家具厂打工,虽然工资不高,但总比在家种田轻松多了。

家具厂不大,加上我就只有十三个人,我的工种就是给各种家具打磨、抛光等。面对每天枯燥乏味的工作,时间长了,我有点心灰意冷,干活也不像以前那么卖力了。有时候,也曾产生过想离开的念头,但一想到父亲好不容易让我进厂,我就很快打消了离开的念头。

工友老张是从外地来的木匠,三十多岁,个子高高的,长得有点清瘦。其实,他一点都不老,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只因他留着浓密的胡子,比实际年龄看上去大了许多,所以大伙儿背地里都叫他老张。老张这个人干活肯卖力,做的家具也是顶呱呱,许多客户就是冲着他的名气,上门找他定做家具。

有一次晚上加班,我见家具厂负责人不在,就怂恿老张:“张师傅,咱们干活不用这么卖力吧?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老板也不知道。不如,咱们回宿舍去看会儿电视,怎么样?”

老张听了,摆了摆手,嘴里连连说:“那可不行,那可不行。”

我和其他几个工友相视一笑,不再理他,偷偷地回到宿舍看电视去了。后来我们又偷偷地溜到生产车间,见老张还在认真地埋头干活。我就讥讽他:“你这个人怎么那

么死心眼呢?不会是想巴结领导吧?”

老张听了,苦笑着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这样的人吗?趁着我们还年轻,我们不妨多吃点苦,多学点技术,说不定将来能派上用场。”

每天晚上休息前,老张床头都放着好几本书,哲学、政治,还有历史等等,当然专业的书也有,比如木工方面的。我们从未碰过他的书,没兴趣,可他把这几本书当宝贝似的,小心翼翼地放在枕头底下,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

由于种种原因,不到两年,我就离开了那家家具厂。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曾多次在外面找工作,干过装卸工、保安,进过电子厂,也曾送过快递等等,只是每份工作干的时间都不长。

前段时间,我又把工作辞了,不得不继续找工作。当我应聘到一家挺有名气的家具公司时,在公司的黑板报宣传一栏上,忽然看到有个熟悉的名字。再看着照片,我的天,这不是二十多年前一起在县城那家家具厂打工的老张吗?再看看他的职务,我差点儿没叫出声来,董事长!没想到原来的老张竟然成了一家实力雄厚的家具公司董事长……

的确,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很多所谓的好运气,其实是好机会遇到了努力。没有准备,机会来了,也把握不住。既有准备又遇到了机会,成功也就成了必然,这些必然的前提就是“努力”。

(作者系湖州沃倍佳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员工)

## 碧海蓝天东福山

■应红枫

位于舟山群岛最东端的东极诸岛,如撒落在祖国东海岸线的几块翡翠,熠熠生辉。东极诸岛包括庙子湖岛、东福山岛、青浜岛和黄龙岛等大小岛屿,是舟山群岛同时也是我国领海最东端的住人岛屿。

前不久,单位就近组织员工开展休养活动,我们来到被誉为“海上仙境”的东福山岛。一幢幢独具特色的渔村石屋,展示着东福山独有的海岛风情。那些质朴而坚固的渔村石屋,大多已被当地居民开发成了海岛民宿旅馆,接待着一批又一批前来感受东极极地旖旎风光的各地游客。

东福山岛不仅有古朴浓厚的渔村风貌,而且它几乎包揽了海岛旅游不可或缺的元素:碧海、阳光、岛礁、海鲜……每逢春夏之际,东福山岛上云雾飘绕,胜似海上仙境,故有“云雾岛”的美称。

沿着蜿蜒的海滩石阶,我们来到了东福山岛的半坡山崖边,那里竖有一块“世纪曙光测量点”的牌子。沿途风景宜人,被海浪洗涤了千万年的山石别具一格。石阶两旁,一大片不知名的植物挂满紫红色的果实,像打过蜡似的晶莹剔透,在温柔的海风中轻轻摇曳。

山坡下是一座名叫“大树湾”的渔村,渔村的石屋依山而建,连成一片,远远地望去,犹如一座巨大的城堡,展示着当年的繁华景象。距离渔村百十来米有一湾月牙状的沙滩,悠扬的浪声里,几艘系泊的小船随着潮波有节奏地起伏着,三三两两的游客在潮波间跟随队伍的渔民撒网捕捞,或在礁石间寻找螃蟹海螺,好一幅优雅而惬意的海岛慢生活图景。几处硕大的礁石从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吹浪打,像一位位饱经风霜的老者,浑身黧黑。那片礁石上长满了整片整片的毛娘(一种贝类)和藤壶,还有野生紫菜等。礁石的水坑里盛开着一个小小的海葵,轻轻触碰它的触须,整个海葵便一瞬间缩成了一个小肉球,紧紧地贴附在了礁石上……

到东福山岛旅游,除了体验出海捕捞和海上垂钓的乐趣外,还有一个不可遗漏的项目,就是观看海上日出。次日凌晨3点多钟,四周依然黑洞洞的,我们打着手电,摸索着向东福山岛东侧山岗的“世纪曙光测量点”平台走去。观察平台上影影绰绰已经有不少游客等待在那里了,靠近山崖的防护矮墙边,几位摄影爱好者已经架起“长枪短炮”,各自抢占着有利地形,准备抓拍朝阳喷薄的震撼瞬间。

4点左右,远方的海平线开始蒙蒙发亮。约莫过了半个小时,一缕浅浅的光晕从模糊的海平线向上射出,在潮波间慢慢弥散开来,如同是绽放出一朵自带流苏的巨大合欢花。

“快看快看,太阳就要出来了!”不知谁兴奋地叫喊起来。大家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盯着海平线。肉眼能见的晨霭升腾中,海平线的边缘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透亮起来,但是太阳依旧像个害羞的小姑娘,扭扭捏捏地不肯出来。

随即,天边出现了一抹更为透亮的红晕,慢慢地往四周渗透扩散开来。这时天空开始红起来,海平面也开始红起来,一片薄薄的亮光把海天间的界线牢牢地粘合在了一起。不一会儿,那光亮又变了,原本由海平线向上照射的光芒,反射到云层后完全变成了向下折射,只见一片耀眼的亮色把大海的礁石和天间的云雾都镶嵌上了金边,照耀得人无法从天际找到太阳,只能在海平线上看到它的倒影:耀眼而通红,湿润而柔软。

顷刻,一轮旭日终于跃上

海平线,“太阳出来啦!太阳出来啦!”随着人群中的欢呼,太阳更加快速地一步步往上攀升。不一会,整个太阳终于跃出海面,色泽更加鲜亮而耀眼……

眺望一轮旭日从碧波浩淼的海平线上轰然跃出海面,仿佛刹那间荡涤了内心所有的忧愁和烦恼,顿时让人心旷神怡,满怀信心地迎接崭新的一天。

(作者系舟山中化兴中公司员工)

## 观奥运比赛猜体育灯谜

■缪士毅

时下,法国巴黎奥运会比赛正酣。此时,倘能猜猜一些与奥运有关的体育灯谜,亦别有一番情趣。

谜语在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到春秋时代。那时群雄崛起,列国纷争,一些游说之士为了劝说君王,往往不把本意说出,而借用别的话语来暗示,使之得到启发。这种古代隐语即是谜语的雏形,当时称“庾词”。而作为谜语形式之一的灯谜,则出现于宋代。北宋仁宗年间,人们开始把谜写在纸上,再把它悬在花灯上面,以供人猜射。“灯谜”之名由此而得。王文濡的《春谜大观序》中云:“旧籍相传,宋仁宗时……上元佳节……拈诗成谜,悬灯以招猜者”。明清时,张灯悬谜,盛况空前,谜家如云。就连文学名著《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关于灯谜的描写,可见当时灯谜已普遍盛行而深入到闺阁中了。

灯谜,又称“灯虎”,则缘于其谜面深奥而不易被人猜中,似老虎般难以降服。人们也因此而称“猜灯谜”为“射虎”。灯谜,是利用汉字形、音、义的可变特点,通过会意、增损、象形等手法来制谜。如今,灯谜谜源宽广丰富,并派生出画谜、书法谜、棋谜、声像谜等新形式,从视角、听觉等方面增加形象

性和趣味性,更富时代特色。

在谜苑中,有的谜面与体育有关,如谜面为“举重比赛”,打一政治经济学名字(谜底:竞争力);谜面为“火炬接力”,打一物理名词(谜底:热传递);谜面为“团体赛”,打一数字名词(谜底:公共角);谜面为“乒乓”,打一成语(谜底:短兵相接);谜面为“冠军”,打一语文名词(谜底:第一人称)。而有的谜底与体育有关,如谜面为“四通八达”,打一体育项目(谜底:田径);谜面为“祖国永远向前进”,打一体育项目(谜底:中长跑);谜面为“丽人行”,打一运动队简称(谜底:女排);谜面为“细语绵绵”,打一体育项目(谜底:柔道);谜面为“午时献技”,打一体育项目(谜底:马术);谜面为“二”,打一体育器材(谜底:高低杠);谜面为“陶瓷摔损清单”,打一体育用语(谜底:打破纪录);谜面为“世界在他(她)们脚下”,打一运动项目(谜底:足球);谜面为“半把剪刀”,打一体育职称(谜底:裁判);谜面为“节约点滴水花”,打一跳水术语(谜底:压水花)。

看奥运比赛,猜与体育有关的灯谜,带给人们的将是无限乐趣!

(作者系永嘉县委组织部退休干部)



## 生产者

(组照选登)

王雅丹 摄

(作者系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中塘学校老师)

## 扛在肩上的流动电影

■杨晓杰

我出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普通的农村家庭,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似乎与电影院没有多少联系,一是乡下没有电影院,二是自己那时几乎很少有机会去市里,但电影却每次如约而至般地出现在我的童年生活中。这与一人离不开关系,那人便是徐九斤。

徐九斤是一个乡村电影放映人,他是免费给我们这群农村孩子放电影的。我童年里几乎所有看过的电影都是他来播放的,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的微笑却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他是海宁市许村镇沈土电影放映队队长,用40多年的坚守和热爱,扛起了乡村电影事业的大旗。在我印象中,徐九斤总是将电影放映箱子扛在肩上,穿着一件条纹短袖,脸上挂着微笑。倘若在傍晚5点左右能看到他的身影出现在村子里,我便知道今晚村里又要放电影了。

盛夏,看露天电影是我儿时最期待的。吃过晚饭,村子里大半人都会搬个小板凳或是

竹椅,手里拿着一柄蒲扇,在大广场上慢慢悠悠等着。此时,大广场两侧有着大音响,播放着乡间的音乐,而徐九斤还在调试设备和搭建银幕。说起银幕的搭建,十分简单,两根毛竹,一块白布。天渐渐暗了下来,在众人的期盼中,电影缓缓开始。对于农村人而言,尤其是孩子们,看电影是一种奢侈的行为,但徐九斤却让农村孩子们都体验到了。

在徐九斤看来,电影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滋养。他深知,对于许多农村孩子来说,电影是他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一扇窗户。因此,他始终坚持将最新的电影带到乡村,让孩子们能够接触到更广阔的知识 and 更丰富的文化。

我依然记得那些年看过的露天电影,有《风云初记》《大决战》《保密局的枪声》《四渡赤水》等等。一部部影片之下,让我们这群农村孩子有机会通过电影的方式了解历史,历史在那一刻具象化了。

几十年过去,我早已经从

当年看乡村露天电影的孩子长成大入,步入社会。但如今的我,依然能时常在夏日看到年过花甲的徐九斤穿梭于乡村之间。他肩上还是扛着那只电影放映箱,脸上挂着微笑,坚持为孩子们播放电影,给农村孩子送去文化大餐、视觉大餐。这份执着和坚守,让人深感敬佩。有人曾问他,你要坚持到几岁?徐九斤笑着回答:“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就会继续为乡村百姓放映电影。”

四十多年,他的人生就像是用一部部电影撑起来的;四十多年,他用心做好一件事,便是在乡下放电影;四十多年,他的足迹走遍了嘉兴、杭州、宁波等地的农村,总行程已超过40万公里,共放映3万多场电影,观众达700余万人次。他的名字似乎已经被镌刻在了这片土地之上。是他给乡下的孩子们播撒了文化的种子,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孩子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作者系钱杭江医药科技(嘉兴)有限公司员工)

## 耕耘

■杨立春

等一辆小车的刹车声,等一个召唤,一份邀请函。在城市的光影中交错,徘徊劳务市场周边车疾驰过,空气中扬起一阵微尘谁不扛一副行走的担子轻重自掂,伤病自愈,冷暖自知汗水与尘土交织

穿梭高楼大厦间,奔忙大街小巷车间工地,轮换着季节的变迁低矮的工棚也能居住高大上的理想简陋的地板也能做着豪华的梦一块砖有一块砖的厚度一滴汗有一滴汗的收成手中变现的薪水,足以撑起一片天,温暖一个家

临时工,城市里的“游离子”烈日炎炎,寒风凛冽坚守是一份承诺,尽力是一种本能城市灯火沙漏里漏下的光映照耕耘的背影,装饰真诚的热爱所有热爱,都值得去奋斗

(作者系新光集团员工)